

五月丛书

Wuyue congshu

涌动的都市

李锦崇●等著

Wuyue congshu

李锦崇 等著



涌动的都市

安徽文艺出版社

真实的人物 真实的生活

赵长天

我们开始读小说的时候，只知道大付是个搞计算机的技术人员。他所在的远东钢铁总公司要进口西德的热轧设备，他很想承担设备上的全套计算机工程。小说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这类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情节再曲折读者也不会有什么兴趣。所以作者一开始就没打算讲什么故事。活泼的，有点幽默感的笔触叙述着大付和他单位里的两个女人（年轻漂亮的金小姐和不太年轻但同样漂亮而且风流的韦素艳）的关系。下班一起回家，去书店买书，去外地开会，研究技术问题，唱卡拉 OK，看电影，喝咖啡……两个女人都喜欢大付。看来大付是个能干的，很有点男子汉魅力的小伙子。于是读者开始期待着一些什么，期待着大付和金小姐或者韦女士碰撞出一个好看的故事来。小说的叙述充满张力，似乎随时都可能演绎出让人感兴趣的情节，当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然后大付回家去了。回到家的大付也没有什么吃饭，看电视，修房子，看照片……家庭的日常生活总是普普互互的，一般不会有离奇的故事。但是在周而复始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人是会找到乐趣的。我们也的确从作者的叙述中到了这个三口之家的温馨的天伦之乐。

渐渐的，我们接受了一个真实的大付。我们和大付成了朋友，我们进入了他的生活，和他一起上班，一起回家。我们知道

他不仅真诚,风趣,活跃,而且工作努力,认真,尽职。他因地制宜改良了西德进口的程控元件;他在设备发生事故后连续工作四十七个小时,使轧制线恢复生产;他在计算机应用上为本单位创利五千多万元……他是一位值得歌颂的先进人物。作者没有刻意去写他的先进事迹,几乎是不经意地一笔带过了。但是读者记住了,也相信了。可以说是举重若轻。

我上面讲的是中篇小说《真的潇洒》,作者李锦崇语言朴实流畅,又生动幽默,对人物的行为的把握,很有分寸,真实可信地写活了一个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创作为文学如何表现工厂生活作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真的潇洒》是五月丛书中的一篇。一斑窥全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今天职工业余文学创作从题材内容到艺术表现都比过去丰富得多。我推荐读者读一读这本书。他能让我们了解当代上海职工丰富的生活和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

目 录

· 中篇小说 ·

真的潇洒	李锦崇(3)
墨绿旗袍	丁旭光(59)
长亭·短亭	朱惜珍(104)
谍中情	邵长鸣 孙修文(139)

· 短篇小说 ·

落日辉煌	廖祥桥(197)
摘石榴	董 煜(221)
空气是甜的	吕锦忠(245)
星星点灯	胡 敏(256)
爱的呼唤	庄元强(271)
回 声	王卫国(296)
王大的十指	王季明(309)
走过青铜器	管新生(327)
风中的长发	吴爱雯(345)
生命力	宋新强(361)
虚 构	范斌辉(391)
繁衍疑问(外一篇)	邵为民(409)
弄 潮	邵为民(417)

中 篇 小 说

真的潇洒

李锦崇

大付的电话铃响了，大付就去接。大付听出是金小姐的声音，是问他下班是否一起走。大付很抱歉。大付和金小姐是同路，金小姐常约了大付一同回家。金小姐每次打电话来，都打动了大付。大付今天恰巧手中有事，大付很遗憾。大付如果没有事，大付是从不推辞的。

下班了。大付心静如水。大付正在 PC 机前输程序，大付的眼角里无声地飘进一个人影。大付不看也知道，那是韦素艳。大付依然故我。大付听见身边的弹簧转椅轻轻响了一下，大付觉得很不自在。大付只得停下手来。大付停下手来的时候就看见了韦素艳很有魅力的目光，和脸上开满的笑，大付便有一种很清澈的感觉。

昨天下午你到哪里去了？韦素艳说。

大付从来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便很平淡地说，有什么事吗？

朋友送给我两张舞票。

大付歉意地笑了，说真对不起。

韦素艳莞尔一笑，眼里飘出一股烟雾，叹了口气说，算啦，缘份太浅，有什么办法呢——

韦素艳把个“呢”字拖得很长很肥，就像雾中的一个狐狸尾巴，直拖得大付满腹狐疑。大付就觉得心里没有把握。大付心里没有把握的时候，身体里就长出了一棵意思不明的树，树枝上飘满了惶惑的绿叶。大付看见金小姐和韦素艳在树后面隐隐约约。大付便有一种在钢丝绳上荡秋千的感觉。大付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事。

改天，我一定买舞票请你。大付突然想起了什么。

真的？韦素艳很高兴。

真的。哎，那件事怎么样了？大付装出刚想起来的样子。

什么事啊？韦素艳得意地笑起来，韦素艳觉得她一装蠢就要笑，不像大付装得像真的一样。

大付一看就知道她在装傻。大付心里很着急。钢板厂的热轧设备就要进口，要上全套的计算机工程。远东钢铁总公司的总工程师完全有可能要承包给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去干。大付热血沸腾野心勃勃地想将其吃下来。思来想去，只有韦素艳到总公司上层人物中去活动，才有绝对的把握把这个工程磨到手。大付知道这个女人很不寻常，别看她只是总公司计算机处软件科的一个科员。

你不是很硬的吗？你不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吗？韦素艳觉

得这是一个机会，得好好刺刺他。韦素艳看见大付的脸色很难看，不敢再刺下去。她早就看出大付的企图了，她什么都明白，她看出了大付真诚的狡猾。不过，韦素艳又充满深情地说，我答应帮助别人的事我一定得办到。我很佩服你，你真聪明，只有你才知道我还能帮助别人一点什么，否则，你早就不理我了是吗？

大付觉得他很难瞒过她什么。她的话起码砍中了他一半。大付觉得他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人格就显得很卑微，很猥琐，但大付觉得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我是那种人吗？大付挺了挺身体说。大付很担心她在某一天会温柔地拒绝。

我也不知道。韦素艳无可奈何地望着窗外，忧郁的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

金小姐的脸很白。金小姐是型钢厂计算机房的计算机权威。金小姐今天穿了一身宽松的杏黄的绒衫绒裤。金小姐看上去是一身的金碧辉煌。金小姐剃了一个男式的削头，又干净又利索，走起路来非常的飘逸飞扬。

金丽英，一个人走啊？厂里一位漂亮的小伙子追上来说。

金小姐本是约了大付一起走的，她想在大付面前展露一下她的明媚。可大付没空。

有你，不是两个人了？金小姐说。

那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肯赏脸吗？

大惊小怪。金小姐说。

小伙子在电影院门口买了两张票子，金小姐便挽着他进去了。

韦素艳刚来的时候，大付觉得她就像黄昏的长巷里飘动的一件红风衣。光彩照人的身影里，流溢着自然的潇洒和妩媚。

大付突然明白，原来是德元科长在第一炼钢厂发现的一匹女千里马，而且是好事多磨磨断绳，千呼万唤始“借”来。怪不得德元科长的脸上镀了一层沉稳的得意。

韦素艳真诚迷人的微笑就像早春三月花开遍地。计算机处的男士们受了这些微笑的邀请，个个都想做一片绿叶。她的年龄一下子成了男士们寻找衬托的楔口。

我看了，最多二十五岁。黄锐说。“黄锐”上海话叫起来有点像“黄鳝”。

不，不超过二十。家骏扮得一脸严肃，听上去像调侃，实际是在掩护一种机智的殷勤。

韦素艳笑得趴在办公桌上说别争啦，我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了，我的先生们。韦素艳的脸天真得像只红苹果。

大付依然在机房里静静地坐禅，大付不想去做一颗扶月的星。大付觉得只有浅薄的人才会赶着凑趣。男士们弄到这个样子是很掉价的。但大付觉得，计算机科的男士们毕竟是有眼力的，但有眼力不一定有头脑。

怎么孤独一人？大付说。大付觉得韦素艳在热闹的时候有一份做作的俗，在孤独的时候又有一份宁静的真。

大付看见韦素艳正歪头支颐地吃了一惊，旋又落下一堆花团锦簇的笑来。大付知道这是对谁都一样的令人神迷的笑，大付觉得这太大众化了。

坐。大概你是一位连说话都没时间的人。

不。有那么多人围着你，我没那个习惯。

韦素艳忸怩地又笑，又有些得意，又觉得大付不免有些冒酸。那天在厕所里是你唱的么？什么……我曾用心爱着你什么的。想不到你这么压抑的人，歌倒唱得挺漂亮挺潇洒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人倒长得不怎么样？大付避实就虚。

不不，绝对没这个意思。你长得不难看。韦素艳还是第一次仔细视察大付。

噢！谢谢你的鼓励，看来我得活得像样些。

我看你好像活得挺累，处处谨小慎微的样子。

哦，痛苦痛苦，又开始表扬了。大付的脸窘得像一条铁叉扎中的鱼。不过，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要怎样便怎样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我可从来受不了半点窝囊气。韦素艳说，她做姑娘的时候，班里的那几个小伙子老是在她面前说什么男朋友女朋友的，她拎起墙角的两瓶汽水当他们的面摔炸了，砰的一声摔门就走。我就是我。韦素艳很柔和地说。

我很欣赏，可我做不到。大付很惭愧。大付没想到这个长年在底下跌打滚爬的女人，怎么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了。三十七八的人，竟还是那么的棱棱角角。

计算机处的工控科一向很热闹，金小姐一来，就更热闹了。德元科长和副科长大付，把他们的热闹撇在一边，两人在一间小间里，商量一件挺要紧的事。

型钢厂的那套西德进口的冷床控制，非常糟糕，总经理很着急。总工把报告批给工控科。德元正愁着课题吃重，课题组人手

又不够。科里谁没有一两个项目沾在手上。

大付想了半天说，就让金丽英和我们两人干吧。总工批给我们的报告就是她写的，情况熟。德元点起一支烟，烟熏眯了眼，幽幽地说，她能行啊？大付说，她科班出身。去年那个曲柄机改造，我们弄了多少日子没弄好，还是她弄好了，很行的。

德元笑了，笑得很幽深，笑得很意味深长。不瞒你说，听说她很活泼，很开朗，和很多小伙子都很随便，很那个。我想，再弄出个韦素艳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大付听德元这么说金小姐，大付就很不高兴。大付不高兴的时候就笑了，说，蛇和井绳是一回事吗？德元也笑起来说，但愿如此。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大付出了小间，就见全科的人正笑得东倒西歪。

你请我去看黄梅戏《红楼梦》？好的呀，我没关系，不要看到一半，你老婆到剧场里拎着你的耳朵把你拎出去，大家不看黄梅戏，倒来看你的红脸戏了。金小姐说。

大家又是一片哄笑。

不下班了吗？大付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为黄锐解围。黄锐尴尬地站起身来说，下班下班，金小姐太厉害了。

开个玩笑嘛，何必当真的。金小姐笑着安慰着黄锐说，总公司计算机处的人，怎么得罪得起呀。说着，金小姐便拉着大付出了计算机处。

车厢很暗，也很挤，街上下着细细的绿雨。车厢轻轻一晃，就有一股霉米面的甜湿气息。大付的脸和金小姐的头靠得很近。大

付便闻到金小姐头上散发的洗发香波和她的温馨气息。大付便有一种飘远到春雨花丛里的感觉。

你们科里的黄锐怎么这么操。我来一回，他总要说些汗毛凛凛的话，好像我跟任何人都能谈恋爱似的。帮帮忙！金小姐睨了大付一眼，好像这话是说给大付听的。大付便有些不自在。跟很多人谈恋爱又有什么关系？大付说。

这是你的心里话？！金小姐钱了他一句。

金小姐静穆着，大付也很沉默。大付觉得他和他们把这个女孩子看得太简单了。

我看你好像很累。金小姐有些怨艾地看了大付一眼。

最近在炼铁厂做轨道动态衡。白天硬件施工，晚上编软件，焦头烂额。大付揉揉眼睛说。

真让人受不了。金小姐很痛恨地转过脸去。那你就不能让我帮帮你？金小姐还是忍不住转过脸来。

大付心里一热，说，那好啊，剩下的软件你来编，让我晚上也能睡个囫囵觉。

那……金小姐的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那我的生日礼物有着落了？！金小姐高兴得踮了踮脚尖。

放心。绝对心甘情愿。大付说。

到时候……你陪我去。

那更好。省得我不知买什么好。

一言为定？

驷马难追。

金小姐歪着头，给了大付一个甜甜的微笑。

大付觉得他和金小姐之间像一首歌，像一首什么歌大付现

在还没找到旋律。

突然一个急刹车，车上的人像一阵狂风吹倒的麦浪，金小姐单手没抓住，勾住大付就倒下去。好在人挤，没有量地皮。大付便说，这就么勾着，说不定会有第二个刹车。金小姐说，我勾着你下车都没关系，就怕你不自在。说着便抽开了手臂，又转了一个温柔嘲讽的白眼。

果然就又来了个刹车……

韦素艳低着头，抱着她那捆资料还有饭碗，默默离开了计算机处。计算机处既然是借的，觉得不合适，就有借有还了。大付觉得韦素艳的饭碗很显眼。饭碗是一种象征，到东到西都得带着。大付怀里抱着她的一捆书，默默地为她送行。不管怎么说，大付觉得是可惜了。

大付觉得，舞台上再热闹，也还是要寂静下去，一个人太风光了，也总有落寞的时候。德元科长是有眼力的，韦素艳也是有天赋的，老处长对这三个月的桃色风流是看不下去的，德元对她月亮是方的也是无法忍受的。这些事情看上去是简简单单的，只是韦素艳把这一切看得太简单了。韦素艳的先生刚当上了型钢厂的厂长，一时也是无能为力的。大付觉得尺蠖是再一次的对的。

大付把韦素艳送到她新的单位——科技资料馆，一言未语，便默默离开了。

韦素艳见大付走了，便伏在冰冷的桌子上流泪。

精品屋像阳光下的一颗光怪陆离的钻石。金小姐正在一方

明镜前，试戴一副碧翠的银耳环。金小姐侧着明丽微笑的脸，靠着大付的胸前说，你说，好看么？大付觉得金小姐仰起鼻子差点碰上了他的脸。大付见她那副天真清纯的高兴样子，大付心里就有一种默默的祈祷。

街上满是花花绿绿的人流。金小姐挽着大付，融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金小姐替大付编完了动态衡的程序，大付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大付还替金小姐二十三岁生日的那天，在电台里点了首歌。点了首什么歌？金小姐问。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大付说。哇！好棒！金小姐忽然低声说，真想吻你。那倒不必。大付说。

大付，我觉得你最近好像瘦了。金小姐仔细看着大付的脸说。

我们不都在忙着减肥么？

金小姐没想到大付这么看重她。她很感激大付给了她这么一个机会。但她看见大付玩命似的，想了好久的话终于憋不住。

我说，一个人的能量有个最佳点啦。不要超能量发挥。就像开车子不能超速行驶一样，万一你身体里有个什么病变，你一下子就完了。我在报纸上一看到先进人物事迹心里就发怵，看到末了果然是因病早逝。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事业家庭和个人生活中，一定能把握住一个最佳点，过和不及都是浪费生命。德元科长上个月累得胃穿孔，损失多大嘛。像你，身体好好的，以后大的项目不会少，也少不了你嘛。这话我跟别人不敢说，也没必要说。懂我的意思了吗？

金小姐脉脉的眼神令大付觉得她的意思好像还不止是这些。

不说了，挺累的。金小姐说，再说，你也没必要一定要听我的

.....

大付还是想着韦素艳。大付脑海中总有一个凄婉的眼神在漂来漂去。大付在漂来漂去的时候,就又漂到了资料馆。

大付看见了窗台上种着纷繁的绿叶,一片片的像韦素艳透明的眸子,大付看见惊喜的眼神中漾开一片光明的笑,大付心中便有一种溢满阳光的感觉。

韦素艳说大付我真的克制不住要去找你,可你们那个肮脏的工控“窠”我是死也不去的。韦素艳说我想你的时候你就来了,现在只有你才常来看我。

需要我做些什么?大付的声音很平淡。大付很平淡的时候就是想竭尽全力的时候。

韦素艳从抽屉里拉出一本复印纸,画了许多的方框图,我是不甘寂寞的,韦素艳说。韦素艳想把资料馆里有价值的全输入软盘,自动索引自动打印,然后全公司联网。

你说这主意有价值么?

大付摇摇头说,这太费神了,划得来么,意思是很有意思的。

我有的是时间。我要做些什么,你帮帮我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这么恳求你。韦素艳哀怨的眼神里,露出的是受伤的笑。大付记得韦素艳说过,只要是她决意要做的事,从来都是非做到不可的,这点很像大付。大付知道韦素艳的用意,也知道这忙要么不帮,要帮便要出一身大汗的。但韦素艳已到这一步境地,能帮不帮,则太不仁义,若只是嫌烦,便也显得太自私了。

韦素艳见大付沉默,就又说,我知道,你是个很好的人,我会报答你的。